

动词“看”的集成描写研究（一）

——汉语认知句法问题分析

彭玉海 于 鑫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本文尝试对汉语动词“看”的语义微系统展开集成描写研究。我们将具体从动词“看”的认知隐喻、转喻以及词汇语义因素的语义游移两大方面分析形成它转义的主要途径、探讨它产生多义的机制，然后本着莫斯科语义学派集成描写理论原则，对多义动词“看”的转义进行形式句法语言性能综合考察。

关键词：动词“看”；多义机制；途径或理据；语义微系统；莫斯科语义学派；语言集成描写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语言是一个多面体，要想深入了解一种语言的功能表现、功能实现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词汇语义现象尤其如此，动词的各种语言表现往往与其语义性能密不可分。动词的语义变化在语言中极为普遍，它的变化一方面有语义机制的制约、有自身变化的理据、途径和手段，另一方面它的变化必然引发形式句法、交际功能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从语义微系统研究层面上讲，正是语义（包括认知语义）、形式特征背后的语言内（外）部规则的整合作用，保障了动词转义的形成和正常使用。语言研究中这两方面内容的探讨一直都在进行着，但对其深层机理的深入挖掘和细微刻画却并不多见，本文的任务就是立足莫斯科语义学派的集成描写原则，对汉语多义动词“看”的转义内在机制和相应形式句法、交际—认知性能等展开分析和讨论，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动词“看”的语言功能和语言实质、深化汉语动词转义问题及相关句法语义问题的研究。

2 多义动词“看”产生转义的途径和认知理据

汉语多义动词“看”可以整理归纳出以下8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为本义，后面7个为它的转义义项¹：

看₁：使视线接触人或物：看电影；看挺拔的白桦林；看奥运比赛；看家具。

看₂：观察：他做事情喜欢看别人的脸色；这件花衣服她仔细看了很久。

看₃：看待、对待、分析：如何看“宝马奔驰”当公务车；你怎么看这些竞标方案；我不这样看他的病情。

看₄：认为：你看他们的修改方案行得通吗？我看家里的事大家都得多分担点儿。

看₅：看望：孩子们最近经常回家来看我；小王上医院看他父亲去了。

看₆：诊治：看病人；看口腔；看风湿；看耳朵；看儿科；看西医。

看₇：决定于：世界经济前景要看美国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能否获得通过；去不去

得了奥运会得看你的训练情况。

看 g: 留神, 注意, 当心 (一般只用于命令句, 表示言语提醒): 看脚下; 看上面。

2.1 认知隐喻: 认知域的转移

多义动词的转义是在词义的概念意义或自然属性意义基础上形成的, 反映人对客观事物、事件、现象的认识 (过程), 同时也记载人对客观实在的感受、思考, 它注重词义的动态化内容, 突出意义的文化属性, 体现词义的联想派生关系及机制, 与认知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词汇转义是一种语言认知过程, 是人们通过语言符号来完成的语言认识活动的一部分”。(杜桂枝 2002: 36) 动词多义机制的认知模式主要包括命题模式、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模式 (G. Lakoff 1987: 68), 概念系统很大程度上以隐喻的方式构建, 隐喻是动词“看”转义时派生新义的一种途径和手段, 它主要体现在转义表示“观察”时, 通过对具体的“看”这一动作语义特性的再认识, 基于动作特征的相似性, 用视觉上具体的“看”隐喻带着思考、分析动机的抽象的“看”, 用具体的视线接触客体对象来喻指在思想、理智上碰触、把握客体对象, 由原来的机械“成像”变成了现在用心智构思出来的思维图像, 即把物理意义上的视觉感知形象转化为大脑思想活动建构成的理智形象, 由客观映像变成心智上的主观形象。这是认知意象域的转移——具体的“原域”向抽象的“目的域”转移, 相应原来本义中的“视力动作”语义成分由“前投”(profile)、“凸像”(figure)转而成为现在的“基底”(base)、“背衬”(background)。

这样, 动词“看”在隐喻表“观察”意义、引发具体认知域向抽象认知域转变时, 动词词义重心由客观原型义转向了主观属性义, 词义范畴则经历了从“感知义”到“经验义”的变换和提升。

2.2 认知转喻

转喻在此关注的是动作外部特征与内部特征间的关系, 由对事物的称名转而对行为作“再称名”。多义动词“看”通过转喻派生词义具体分以下几种情况:

1) 转义表示“认为”、“看待、分析”时。这是借助动作、活动的相关性、邻近性形成新的词义, 这种词义的延伸、扩大, 是上面 2.1 中“观察”抽象意义的延伸、推展, 是把“观察”义中包含的“思考、分析动机”变成了实在,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认识”: 通过“观察”形成理智上的倾向性, 继而上升到主观意念, 形成人的理性认识。显然, 动词“看”的该多义义项不是直接来自于其基本意义, 而是派生于它的转义义项“观察”, 因为动词多义实质上是一个多中心结构范畴(polycentric structure category), 而不是单一的中心结构范畴(homocentric structure category), 动词“看”可以以不同的语义内容为中心向外扩展, 它的非始源义项或非原型义项“观察”通过转喻引申而成为转义义项的生发点或原型义项, 产生“认为”、“看待”这一新意义, 这也体现出动词多义是借助认知手段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延伸的过程, 是人类认知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

2) 转义表示“决定于”时。这是借助事件的邻近性派生新的词义, 该义项在词义延伸时, 语义迁移度是比较大的。它与本义在语义上的关联主要表现为, 是以上 2.1 中“观察”抽象意义的逻辑推导 (逻辑关系意义的推导), 即通过视觉上的“看”推衍出智力上的“观察”, 再由“观察”推导出在心智上做出的一种判断——“决定于、取决于”, 例如: 这要看他俩的关系如何。而进一步讲, 动词“看”的该转义是将认知的焦点从原域的动作外在特性聚焦于目标域事件的内在特性上, 再将源域的某一与之相应的特性映射到目标域, 以源域的外在特征来转喻目标域的内在特性。

3) 转义表示“留神、当心、注意”时。这是通过行为相关性派生新的意义: “留神、注意”需要用视线接触到物体, 或者反过来讲, 目力捕捉到了物体才便于去注意、留神, 这属于“看”本义“感知视觉”的意义范围的缩小: 由一般性的“视线接触”缩小为专指“精神

高度注意的看”，这种意义的连带表示为了防止、排除不利事件的发生，而集中注意力，专注在某一客体事物、现象身上。显然，语义关系方面已经变成视力活动和精神、意志活动的综合体。这种行为特性的转喻也是“认知语法”中提到的“词义主观化”(R. W. Langacker 1991)问题，即“把实体与实体间的关系从客观轴映现、调整到主观轴”，在此表现为一般笼统视力行为意义缩小后，偏移到有特定目的的精神意志行为意义。

2.3 词汇语义因素的语义游移、增减

动词转义必然有内部语义特征的重新切分、重组为其前提条件，包括基本语义特征、区分语义特征、外缘语义特征等在内的成素都会参与动词语义结构的重新建构，总的说来，动词的多义义项都是在保留意义之间的区别特征的前提下，纳入自己新的基本意义，从而形成逐步稳定的用法，即转义。在这一词义转化的过程中，词汇语义因素的游移、增减、词汇语义因素交际功能的转换等构成语义变化的主要内容。

1) 转义表示“看望”时。原有“视力活动”词汇语义成分的交际功能弱化，转化为次要语义成分，游移到动词自然蕴涵的“预设”语义成分地位。动词表示的行为由无界动作变为有界动作，相应新增添“目的”、“意图”(达到问候、致意的目的、效果)语义成分，而且该成分进一步概括化，游移、上升到词义交际结构中的核心成分地位，成为词汇交际语义中的信息焦点。

2) 转义表示“诊治”时。原有的核心语义成分“视力活动、视线接触到客体事物”变为交际上的预设成分，游移到次要语义成分的地位，表示达到行为目的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诊治”动作过程本身跃居为词汇语义交际结构中的核心语义成分。此外，动作由无界变为有界，增添了“目的”、“工具”、“手段”语义成分。

3) 转义表示“观察”、“留神、注意”时，原有的“视线接触”行为由词汇语义结构中的“陈说”成分转化、游移为词汇语义结构中的预设成分²，同样，“观察”过程、“留神”的过程本身成了词汇语义交际结构中的核心成分。此外，也增加了明确的行为“目的”语义成分。

4) 转义表示“认为”、“看待、分析”时。动词原来的“接触到客体的视力活动”这一交际“陈说”语义成分游移到“预设”成分的地位，成为做出命题判断的必要条件，而新增加的(以小句表示的)命题态度的具体内容成为该义项中的核心语义成分。

而转义义项“决定于”中语义游移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典型，这与它语义的抽象化有很大关系——所表示的是在说话时刻看不到的抽象行为(关系事件)，该转义中严格意义上的动作语义成分已不复存在，典型动作一般应具备的界限意义和过程意义在它身上都不具备，有关语义游移的内容分析从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动词多义具有多层面结构的特点，动词“看”可能在不同层面上根据不同的语义特征、不同方法派生出新的语义关系，因此它在转义时可能不止一种途径，而是有几种因素共同参与：

1) 表示“观察”、“诊治”意义时，分别除了认知隐喻、转喻功能，还有交际语义成分的游移、词汇语义因素的交际功能转换，是几种因素共同在起作用。同时还增添了词汇语义成分“目的”：通过“看”来“观察”、“诊治”，视力上的“看”为工具、手段，通过“看”来“观察”事物、“诊治”病人是带着目的、意图的。

2) 转义表示“留神、注意”时，不但有认知转喻因素的参与、词义范围的缩小，而且同时增添了“目的”语义成分：专注于某一客体事物、现象的视力活动，“以避免和防止不利事件的发生”。此外，还伴有语义因素的游移：动词语义中原来的交际核心成分“视线接

触客体事物”退居为预设这一次要语义成分，而新增加的“目的”语义要素上升为核心交际语义成分“陈说”。

归纳起来，动词“看”的几项转义有一个共性，即都以认知联想派生关系为基础、都是由客观上的视力活动转变为表示主观上的精神活动、意志行为活动或其结果，体现着从客观义到主观义的变化。

3 汉语多义动词“看”（转义）的句法性能

当人们认识到两种行为的相似性或相关性之后，通过联想对词义进行类推，有意识地丰富动词词义、丰富自己的思想表达，与此同时须改变动词的使用环境，以确保动词与相关结构成分构成一个语义整体以及词义变化后结构上的语义协调关系，反映在词汇使用的形式方面就是动词转义的结构句法内容，主要包括动词的句法分布和句法转换方式等语言内部规则。这些内容可以使动词词义系统化，对动词内部的语义关系起到整合性作用，下面就对动词“看”转义后的句法性能进行研究，为了清楚地比照转义前后的不同，我们打算先分析动词“看”转义前的相关形式特征内容：

看₁：使视线接触人或物。这是动词“看”的本义。其集成描写的句法语义分布性能和句法语义转换性能分析：

3.1 句法语义性能分析

3.1.1 句法分布性能

3.1.1.1 题元结构模式

NP1+Vf+NP4

3.1.1.2 题元次语义特征

NP1 为表示人或其他动物的名词；NP4 为表人或事物的名词。例如：看照片；看动画片；看孩子们。

3.1.1.3 题元语义角色/语义格

NP1：感知者或感事，准确地说，是“当事”：非自主的行为、状态或者执行非意志活动的有生主体。但不能象孟琮、郑怀德等（2003：220）所认为的那样是“施事”，因为严格地讲，所谓“施事”应该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有意识地施加动作的有生主体（人或其他高级动物）。

NP4：主要为“准受事”，准确地讲，是“对象”或“对事”——不会因主体针对他/它发出的动作、行为而产生相应变化的人、事物。例如：看电视；看展览；看热闹、看下棋；看实况/转播；看图像资料；看数据。也可以是“工具”：看望远镜；看显微镜。还有“方位”语义格：看外面；看左边。

3.1.1.4 兼容共现语

本义时可以兼容的副题元主要有：

结果（即孟琮、郑怀德等 2003 所称的“动结（式）宾语”）：看得头昏脑胀；看花了眼。

方式（即孟琮、郑怀德等 2003 所称的“动趋”）：看上去山上好像在下雨；这样的血腥画面她看不下去（她哪里看得下去）；我看不进去这本书。

时间（即孟琮、郑怀德等 2003 所称的“动时量”，同样为副题元）：看了两分钟；看了一小会儿。

处所：他们在屋里看电视。

目的、条件、原因、程度语等均为负面兼容语。

3.1.2 句法转换性能

3.1.2.1 同义转换

主要借助语助词“着”构成：同学们看照片→同学们在看照片；大伙看热闹→大伙正看

着热闹；看显微镜→拿着望远镜看/用望远镜看。

3.1.2.2 逆向转换

我看不进去这本书→这本书我看不进去（没看进去）；孩子看不懂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孩子看不懂（没看懂）。针对这样的转化形式特征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从交际一语用上讲，这种逆向转换方式有突出的话题句功能，即主体宾语“这本书”、“这幅图画”在此作为“话题”被突显出来。第二，从认知方面讲，转换前后存在统觉（apperception）“扫描模式”（scanning model）的不同，反映人对事件的不同经验、体验，也体现着不同种类的概念形成过程：如果说转换前属于“整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着眼点是把事件（所有）状态作为一个整体来感知，并在认知心理上重构行为要件运行的轨迹，形成有关事件全貌的一个总体概念，那么转换后属于“次第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着眼点是动态情景因素的感知扫描，是行为要件受时间因素影响的变化过程，所形成的概念包含一个从开始经过一段时间到结束的序列（这在变通转换为“……没看进去”、“……没看懂”表现得更为清楚一些）。而该动词其他的逆向转换多数出现在“意义被动句”转换形式中。（见后文）

3.1.2.3 “把”字句的转换

“把”字句转换均为同义转换，同时往往需要语助词“了”的协同参与：看电视→我把电视看了；看照片→我把照片看了；看图像资料→我把图像资料看了；看数据→我把数据看了。

另外，看花了眼→电视把我看花了眼；看得头昏脑胀→把我看得头昏脑胀。

但是，其中的有些句子却不能有类似的转换：看热闹→*我把热闹看了；看他们下棋→*我把他们下棋看了；看显微镜→*我把显微镜看了。（这与“显微镜”含有工具意义有关）

3.1.2.4 “被”字句的转换

看得头昏脑胀→我被看得头昏脑胀；看花了眼→我给（被）看花了眼。

另外，主要转换为意义被动句³：看电视→电视（被）我看了；看照片→照片（被）我看了；看热闹→热闹我看了（不能用被字）；看他们下棋→他们下棋我看了（不能用“被”字）；看图像资料→图像资料（被）我看了；看数据→数据（被）我看了。

（未完待续。参考文献及有关多义动词“看”各转义语义的形式化分析详见下期）

附注

1 以下义项和例句参考了孟琮、郑怀德等（2003：220-221）、《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版）等。动词“看”的一些意义使用不便于归类，如“面对世界经济危机，人们把自己的钱袋看得都比较紧”、“这套沙发我怎么都看不上眼”等。

2 这类似于词义分化时认知域转移中人的“视力活动”成分由“前投”变为“基底”。

3 有意思的是，一些时候只能是意义被动句：我看不进去这本书→*这本书被我看进去。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of the Verb *KAN* (I)

——Analyses of Cognitive Syntax of Chinese Language

PENG Yu-hai YU 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n attempt on integral descriptions of micro semantics system in verb *KAN*. We will first analyze main meaning-transferring ways of the verb *KAN* and inquire into its polysemy mechanism through two aspects: cognitive metaphor and metonymy and semantic variations of lexical meanings. Then the formal syntax properties and actions to transfer meanings of verb *KAN* will be studied based on the integral description principles of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Key words: *KAN*; polysemy mechanism; way or motivation; micro semantics system; the Moscow Semantic School; integral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收稿日期: 2009-02-16

基金项目: 本文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06JJD74008)、首批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152-NCET-005)的资助。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重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于鑫(1972-), 男, 河北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句法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